

## 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咒裏記 第九回 李瓊瓊不守女節 薩真人遠絕女色

卻說薩真人一日雲游至一地，名賽花村。怎麼叫故「賽花村」？其村山形古怪，東西南北各有一嶺，相似個美人仰臥，俗呼「美人賽花。」村故名其形曰賽花村。其村中女子多淫亂。有一李瓊瓊嫁與周天榮為妻，天榮有一契兄姓姚名九德，為四川成都府知府。天榮往其任所相訪，姚九德一見天榮，此是他鄉遇故知，不勝之喜，遂留於任所，二年不曾回來。其妻瓊瓊在家卻交有兩個情人。一個是劉嬌郎，一個是沈俊郎。這嬌郎、俊郎，總覺相好的朋友，且同窗讀書，有管鮑分金之雅，效廉蘭刎頸之交。劉嬌郎又與周天榮有姑表之親，叫著李瓊瓊是個表嫂。一日，嬌郎至天榮家中問表兄在成都去了，還有信回來沒有。只見這個李瓊瓊就出來與姣郎相見，則見他，姿容雅淡，氣質溫佳，腰似嫩柔柔凝煙楊柳，貌似嬌滴滴出水荷花。莫羨著秦弄玉樓頭吹蕭管，休誇著王昭君馬上撥琵琶。嬌郎一見，就深深唱一個偈兒，說道：「表嫂嫂拜揖。」那李瓊瓊連忙回禮，說道：「嬌郎叔叔莫怪。」就問道：「嬌郎叔叔，你自表兄去後再也不到我家，不知甚麼事惱了你？」嬌郎道：「豈有此說。只是宗師接臨，考期在邇，我們要讀些書，因此不曾來得。」這李瓊瓊因丈夫去了，不知辜負了幾多佳期，一見了這個嬌郎潘安之貌，子建之才，不覺花心動也。這個劉嬌郎是個少年子弟，一見了這個瓊瓊，「比花花解語，比玉玉生香」，也不覺的春心動也。真個是：「佳人貌美郎君俏，郎才女貌兩堪誇。新柳戀鶯鶯戀柳，好花迷蝶蝶迷花。」那李瓊瓊就問道：「劉郎叔叔，今年可娶嬌嬌麼？」嬌郎道：「漸愧，漸愧，我婚姻未動，還早哩。」瓊瓊道：「有這樣少年的才郎，哪裡愁沒有妻子。」嬌郎見這個瓊瓊有憐惜之意，乃問道：「嫂嫂，你表兄去後，虧了你獨睡，可不槌床倒枕麼？」李瓊瓊但笑而不言。嬌郎又道：「嫂嫂若不棄嫌於我，我今晚特來相陪。」瓊瓊又笑而不言。嬌郎見瓊瓊有些意思，乃近前將瓊瓊摟抱，親了一個嘴兒。你看他兩個，淫興俱發，如魚戲水，似鳳求鸞，就走進臥房之中，解了鈕扣、鬆了羅帶、脫了衣服，興濃濃做一個握雨攜雲，好不快活也。雲雨罷，嬌郎乃告辭而去。李瓊瓊又約他夜間早來，兩意躊躇，此且不在話下。卻說劉嬌郎轉到館中就與沈俊郎講及此事，說道如此如此，卻引得沈俊郎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去了。至黃昏之後，劉嬌郎與沈俊郎道：「你今晚一人睡罷，等我去與表嫂歇一晚來。」沈俊郎道：「你只管去。」他口裡說便是這般說，心裡卻使個機關，等嬌郎出門時節，他就躡著腳蹤兒同去。去到周家，只見李瓊瓊正坐在燈光之下，一見了嬌郎，兩個就摟抱起來，不住聲的叫「心肝哩。」沈俊郎乃忽然走將出來：「好嫂叔，好嫂叔。」李瓊瓊吃了一驚，劉嬌郎道：「天殺的，你卻來怎的？」李瓊瓊遂問道：「嬌郎叔，此是甚麼人？」嬌郎道：「是我結交的沈俊郎。」李瓊瓊方才與俊郎施個禮兒。沈俊郎見這個女子果然是「櫻桃樊素口，楊柳小蠻腰。臉似文君俊，丹青難畫描。」止不住的神魂飛越。那李瓊瓊也見了這個沈俊郎標標緻緻，溫溫存存，卻被那崔鶯鶯愛了張生，非但是漢相如喜著文君。沈俊郎就與劉嬌郎說道：「契哥，契哥，今晚可平分風月，豈可獨佔上林春色乎？」劉嬌郎道：「我與你相好的人，有甚話說？只要問我瓊瓊嫂嫂。」瓊瓊道：「沈官人既是嬌郎叔叔的心契，我也不好推辭。」於是三個人共著一張床而睡。李瓊瓊睡在中間，沈俊郎睡在裡邊，劉嬌郎睡在外邊。這一晚，卻是沈俊郎先與李瓊瓊雲雨。你看他兩個是新相交的人，幾多意思，幾多溫存，幾多摩弄，親個嘴兒舌尖上卻是有糖的，聞著氣息兒鼻孔裡都是有香的。此正是：「樂莫樂兮新相知也。」沈俊郎雲雨已罷，卻輪到劉嬌郎來。你看他兩個，日上已交合一次，到此乃是愛上增愛，情上加情。劉嬌郎叫不住「嬌嬌的嫂嫂」，瓊瓊叫不住「乖乖的叔叔」，何等的妙妙。既而，沈俊郎又問著瓊瓊：「事齊乎？事楚乎？」瓊瓊道：「我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後。」於是，面朝著外邊就抱住劉嬌郎，面朝著裡邊就抱住沈俊郎。此正是：「洞房春似海，一刻值千金。」李瓊瓊好不快活哩，劉嬌郎好不快活哩，沈俊郎好不快活哩。自是兩人夜去明來，此且不在話下。

卻說薩真人云游至賽花村，來時天色已晚。真人遙望著前村絕無煙火，欲向前進，又看見山高樹密。剛剛的來到周宅門首，只見有一個槽門。真人卻不敢驚動裡面，悄悄的坐在槽門之下，意欲坐過了此一晚上，明早好行。那知道李瓊瓊在裡頭望見，心裡想道：「我今晚約了劉嬌郎、沈俊郎來赴幽期，這個道人卻又在門首，好不方便。」乃叫著一個小廝，名喚周保，這周保是天榮往成都時節僱著他供給柴水的。瓊瓊與他說道：「外面槽門下有個道人，你叫他進裡面來睡罷。」那周保就去與真人說：「先生，天黑了，此間不好坐，請進裡面去睡。」真人道：「我是出家之人，你這裡又不是客店，我不好進去。」時李瓊瓊就在裡面說道：「先生，那外面不方便，你只進來睡罷。」此時真人只說是這個人家賢惠，就跟著那小廝在裡面去歇息，竟不曾問得他家中男子沒有。

卻說沈俊郎與劉嬌郎日上去酒家飲酒，飲到中間，劉嬌郎道：「今晚到李瓊瓊家去，頭一次雲雨可讓我先。」沈俊郎道：「我要先。」你看他兩人相爭前後，就在酒樓之上打將起來。沈俊郎把一個杯兒劈面打去，那杯兒破了，卻把劉嬌郎的面皮割破，鮮血長流。劉嬌郎就拿起一雙箸劈頭打去，打得沈俊郎眼上青腫腫的。兩個轉到書館，劉嬌郎道：「今晚大家不要去。」就與沈俊郎封定衣襟，兩個只對著一盞青燈，眼睜睜的對坐。不想道，李瓊瓊倚著個門兒長望短望，望著兩個情人，自言自語，說道：「往夜兩個雙雙而來，今夜卻怎的一個也不來。劉嬌郎不來，得沈俊郎來也好。沈俊郎不來，得劉嬌郎來也好。」你看他轉思轉量，越愁越惱，真個是望得人眼兒穿，想得人肝腸斷的。

說話時至三更，李瓊瓊思情難過，慾火炎炎，乃罵道：「兩個短命死的，害殺人也。」猛然間暗想道：「適晚來的那道人，丰姿瀟灑，卻也生得好個人品。莫若與他消遣一番，豈不是好？」乃提過個燈亮，走在薩真人睡處而來。時真人又不曾闔上房門，李瓊瓊一推就開。真人一見，遂欠身而起。李瓊瓊乃施著一個禮兒道：「先生休怪。」真人也只得作個揖兒回答於他。時王惡就舉起鋼鞭，磨拳擦掌，嚼齒咬牙，對符使道：「明府，明府，我跟了十年並不曾遇有此孽障，今晚該死了。他若少有邪曲，就賞他一鞭。」正是：閻王注定三更死，斷不留他到四更。符使道：「這是個大關鍵，薩君若有不停當處，憑你處置。」此且不題。

卻說薩真人回了那瓊瓊一揖，說道：「小娘子提亮來此，欲何為耶？」瓊瓊道：「適晚先生來，婦人不曾慇懃得，今特來相陪一陪。」真人道：「小娘子差矣，『瓜田不納履，李下不整冠』，嫌疑之際，不可不謹，請迴避。倘有人知道，不當穩便。」瓊瓊道：「我的丈夫遠去，公姑又無，只有個小廝而今睡得濃濃的，先生，你卻要知趣些兒。」真人道：「婦人家，三從不失，四德無虧，才是好婦道。出家人六根俱淨，五蘊皆空，才是個好道人。小娘子你讓貧道做一個好道人，你卻也做個好婦道罷。」言罷就要走出門去。不想道這個瓊瓊把定著門兒，說道：「先生，你進了我的房門，出不得我的房門，走哪裡去。」真人道：「小娘子，看天面，貧道實不喜乾著此事。」瓊瓊道：「青春易謝，佳遇難逢。今夜先生遇妾，不與妾相交一場也是先生蠢。妾遇著先生，白白的放先生脫去也是妾身癡。」遂挨就真人身傍，欲與交合。真人無奈，只得拔出所佩之劍，遞與瓊瓊，雙膝跪下，兩淚長流，說道：「小娘子，你今晚必欲貧道交合，願借小娘子之手，將貧道之劍，刎下頭來。」瓊瓊見真人這般言語，心才休了，說道：「先生，你是個好人，恕賤妾戲謔之罪。」才提著燈亮出去。至天明，真人以這個婦道不德，卻不辭而行。